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五

集部上 別集上 宋 元 明上

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而未立集部之名其賦分爲四未脅厥旨唐修隋書集區三種唐志仍之宋增文史爲類四明去楚詞仍爲類三而與隋唐志又復不同今參酌諸史定爲四類曰別集曰總集曰文史曰詩餘楚詞即總集之權輿不復別出亦竊取明志之意也

隱清堂集（乾隆府志清作情誤）

宋朱聳撰

合山游集（乾隆府志）

宋朱贇撰（雍正通志萬厯府志乾隆縣志並誤題朱贇）乾隆府志朱贇隱於江北合山作合山游數千言有隱清堂集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並載周行己集十九卷蓋合前後集計之今存八卷（武英殿擺印重輯本）

宋周行己撰（直齋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祕書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言為祕書郎則不然先祖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故知其本末所朽謝池坊有浮沚書院　四庫全書總目浮沚集八卷宋周行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而又別出周博士集十卷

已相抵牾萬厤溫州府志又稱行己集凡三十卷更參錯不符考振孫之祖母即行己之第三女振孫所記當必不誤宋史及溫州志均傳謂也行己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實開永嘉學派之先則發爲文章明白淯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於蘇軾亦極傾倒然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推有法尤講學家所難能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傳蒐羅排比共得入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

周博士文集十卷宋史藝文志宋元學案作三十卷益合浮沚集計之

宋周行己撰

劉左史文集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作五卷誤遜學齋藏鈔本同治癸酉新刊本

宋劉安節撰留元剛序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遊而爲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人不可不知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者其誰日不知

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
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之也假學以文姦飾學以
斯人者也是其自謀寵利與之俱汨爾禍稱得喪之衒
安有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
甘心揁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賤者鄒志完於譸張旁出
之時挫蔡京於熖勢方張之日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講
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
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倣亦反其本而
已矣　棄適題後拔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游太學
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討少伊戴明仲趙彥
昭張于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
敬服者也紹與末州始嗣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
生余覩自古堯舜舊都魯甫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
敎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辟遠下
州見閩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達志開道蔚爲之前豈非
俊豪先學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
而吾脩後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
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四庫全書總目是集不知何人
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
以周字劉安上與安節竝稱謂之三先生又稱言其氣

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爲失倫又以應酬諸啟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不知何人編入集中案留元剛叙爲二劉文集合刻所稱周博士乃周行己非周孚也其末所附漁樵問對非安節撰蓋編集者誤入耳

劉給諫文集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並作劉給事集萬厤府志作劉元禮文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四卷誤 遜學齋藏鈔本同治癸酉新刊本

宋劉安上撰 四庫全書總目據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五百首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富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燹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刊本舛譌以五爲四耳

歸去來集 萬厤府志

宋戴述撰（周行己戴明仲墓誌銘明仲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州從君監銀冶君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

敬亭文集（萬曆府志）

宋鮑若雨撰

永嘉百題詩集（千頃堂書目）

宋仰忻撰

竹軒雜著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國史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存六卷遜學齋鈔本）

宋林季仲撰（四庫全書總目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狎其弟也皆知名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引之說合惟沮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貶謫之事遂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德和弟祭和弟諸文據

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奏言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朱史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劉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意諄摯交道之篤尤可槩見又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爲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狹巳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雋亦可喜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永樂大典中搜緝編綴釐爲詩二卷文四卷用存其槩且爲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無聞於後焉

張忠簡文集萬曆府志

宋張闡撰

薛右史遺編十卷艮齋恨語集

宋薛徵言撰子季宣書後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先兄將仕手鈔一策使事錄二策議和奏草

一卷遺表一篇哀成一編通行狀為十卷不天幼失怙
侍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國伯父為司封為君行狀雖
書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爲家族之
禍如議和罰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賁藏貯有待而
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惡深徒知寶藏
已錄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徧閱家書於
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
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白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
之烈由我而墜於是曾為一帙以便子孫之藏且待太
史之求編諸墳典初君援南劍州司法光堯壽甞太上
皇帝幸臨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
乃讀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郎席而言及
於聖學丞相盛輛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日
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能監古今
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
也留生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西府首薦
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鎮以安邊鄙
皆略象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君首陳大計頗
見開納同里要公賓亮為監察御史閒而繼之其言尤
勁大略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絕太祖有國而太

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爲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
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後之議不及於太宗諸孫
皇上之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爲言之不若婁也常
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議樞庭常攝戶部郎事禁省須
錢四百萬泛用君執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承匣
餞君畱上供漕粟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
璞討揚幺君知王不知舟楫間事上奏委變邊塞時岳
相以偏將成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湘後成
敗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
之者有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駮之以爲
子之獄父盜論曲直況父入子家非人家谿出困窮子
之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屬奏相陰植
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
論泰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獨留丞相
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奏罔上事君
以義止之丞相行舉手而戲曰鼎行如公盜復留此君
徐應之曰末可量也奏聞頗悅召君致謝君曰趙丞相
於某厚爲之謀安敢不忠故奏不復疑及待從旅對楊
前君列其非是困面疏奏曰偷安固位於相君私計則
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忘宗廟之大恥於心安乎與之

廷辨移居因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嘗道肯心省事約已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爲新制君之大節盡如此其它細務在它人爲可稱於君爲不足道者皆不復著鳴呼先君逝矣夐夐孤子獨季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禪補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節差可以無媿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泊沒矣又嘗聞李蘩爲泌家傳其間不無謚美後世既疑其安先人實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詳略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敘隆興元年正月

艮齋浪語集

遺編別錄 艮齋浪語集

宋薛徵言撰 子季宣敘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遺編患其未能備詳求諸緗帙又得還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稿行草相間往往斥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

鈔其切要之語編諸書未嘗以為遺編別錄俟其它求
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
道屈信於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
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於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
所以切磨麗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為多焉某
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蚤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
何悔不可追矣顧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兢栗栗惟
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纏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
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志乃
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
悟漣洳之
丹臆也

何逢原文集二十卷〔梅谿後集〕

宋何逢原撰〔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善屬文清峻遒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

管見集十卷〔水心集〕

宋陳鵬飛撰

羅浮集二卷水心集輿地紀勝續文獻通考並作十卷

宋陳鵬飛撰輿地紀勝廣南東路惠州官吏陳鵬飛以言事謫死惠州有羅浮集十卷

鄭景望集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

宋鄭伯熊撰周必大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許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自其云亡不特永嘉學者深惜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舊交官僚尤惜之淳熙十二年十月

鄭景望雜著陳亮龍川集

宋鄭伯熊撰陳亮序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

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亂散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江湖集【宋元學案】

宋吳松年撰松年字公叔表臣子也少年工於文時以爲有孫覿汪藻之風與王忠文鄭文肅艾軒東萊諸公善。

詩詞襍著【艮齋浪語集】

宋劉愈撰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史藝文志　國史經籍志】

宋鄭伯英撰

葉適序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焉力行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悔悔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倜偪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開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從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井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衜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任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混出無能害己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擢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踵接而永嘉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生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背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梨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彩顧影自耀爲世珍借是既然矣若夫蚑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

霸百里豈區區然鑄小技術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荆溪林下偶談永嘉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傑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爲大鄭公景元爲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宋藝文志補 遜學齋藏鈔本同治壬申刊本

宋薛季宣撰姪孫薛師旦序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叔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稾者先叔建安簿沄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啟頃華文曹太傅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於蜀矣而亦缺不得其全書師旦自外府丞

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間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餘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而末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鶩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圍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乎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八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績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悟必通令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使淮填首正發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者害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叔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令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繫見矣寶慶二年八月瑞安孫衣言敘南北宋間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敷文薛右史賡之敷文之學出於周博士行已接鄉先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

導原伊雒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用永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學全者諸先生爲之導也數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於其子艮齋先生益稽覈致求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藝究極微昳遂卓然自爲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爲先生行狀有曰公涖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疑然其寡欲信於家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止齋之言如此於虖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甚可痛也至我　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於是姚江黃氏甬上全氏脩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爲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爲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於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緣學之士猶不能擘索綜貫以探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顯此非儒者之不幸與乾嘉以來鉅儒輩出性理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叚借漢宋之閒蓋斷斷也某曩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爲欲綜漢

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勿集鄉
先哲遺文廣為傳播以昌廢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
亂承學之士日即於無陋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
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為勝朝流寇之禍本於姚江道
咸以於粤匪之亂由於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
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為此邪說
之說而荒蔑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衣
言頃宦江東簿牘之暇輙以先生遺集為請相國覽而
善之遂捐俸屬桂蘅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
歸衣言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
志於永嘉之學者亦有所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
學術升降之樞鍵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
間先生從孫師旦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始絕今
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兩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
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
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
　四庫全書總目季宣少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之學
晚復與朱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
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
等遂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為一派蓋周行己開其

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書自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尚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為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持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遒麗縱橫之致

許右府涉齋詩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存十八卷遜學齋藏鈔本

涉齋課藁九卷 宋史藝文志

宋許及之撰

孫衣言跋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考定為及之作援据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史未及詳今按集中有綸子以筠名齋詩又有與盧次夔直學投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鑄而次夔近繹子屈致教參孫發蒙綸繹皆從系旁蓋以偏旁聯名則綸固

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
而繫編者姓名於其次此集必許綸所編明人錄詩時
未及深考因以為編作而校脩四庫書者亦沿其說耳
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
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今據拾殘賸編為
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吾鄉諸
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父者矣四庫書目又言
其為詩撫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
瑣碎今按其所作七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并後八所
能驟然領略其他古詩亦皆排取峭雋在南宋詩人中
當為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淺狹殊
之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此集僅有四庫本今年
予在京師居南橫街同年袁筱鴟學士所與翁叔平庶
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蓋法
時帆祭酒詩龕所藏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為校
勘所疑者仍以之焚子深父依附韓平原宋史所載
頻為可醜然頗記周密齊東埜語言趙師許及之諂
媚侂冑之事皆怒家誣之不足深言但侂冑盛時吾鄉
諸正人如徐子宜陳止齋薛象先陳壽南輩皆遺貶斥
而深父乃反擢官至知樞密院則附託實所不免意文

士急功近利亦如柳子厚之於王叔文特宋史言之太
甚耳予以其爲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
尤有合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
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臨清舟中書

北征紀行詩集續集東甌

宋許及之撰 溫州經籍志此集蓋涉齋紹熙四年使金時所作永樂大典本涉齋集十六十七十八三卷所載七言絕句紀北方驛程者凡數十篇蓋即此集內詩

合齋集十六卷萬厯府志上有文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

宋王枬撰 真德秀跋王祕監文集云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於禮閣既又再侍於太學補試所未幾周旋道山蓬玉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某在茂潛有言極言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黜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

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顓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覯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綱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昔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獨懇懇以包荒為言益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功謂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倫以所刋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留嘅典刑之發蓬愴然久之輒用筆於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劉克莊跋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萬歷府志乾隆縣志集上並有詩

王秘監集四卷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王柟撰〔葉適王木叔詩序〕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乎屬言於執政不省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請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睨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縣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易菴文集〔續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葉適陳公墓誌銘〕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菴集文最勝

薛文節文集〔雍正通志〕〔萬厤府志〕〔乾隆縣志〕並作文節公集

宋薛叔似撰〔宋史本傳〕載叔似諡恭翼有稾二十卷萬姓統譜作諡文節萬厤府志則云諡文節

改恭翼所載文集亦無卷數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讀書附志宋史藝文志無拾遺四庫全書總目作二十九卷邃學齋藏明正統戊辰黎諒重編二十九卷本重刊黎編本乾隆乙亥溫州刊本

宋葉適撰

門人大梁趙汝讜序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若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纂趨之騁馳以其力雖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

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其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湻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兼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史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　明泰和王直序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徵故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尤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令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

書天子論粟姦邪請加推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雖校分爲二十九卷錄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之所當爲上之人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覩法而輿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　章貢黎諒序余幼時先君東皋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七缺說落有不可讀者嘗募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大也後從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行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梓曰葉學士文集曰水

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
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有所作劄狀
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
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
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
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
而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

國朝雷鋐序余甲戌校士
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
爲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
久矣余屬郡學博王君執玉慫恿重刊從武林藏書家
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至則剞劂已竣校讎亦
審爰進學者而語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也其學
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
而切靡於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貢
陶治焉以陳同甫之豪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
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趙汝愚請嘉王代
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
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
林栗言朱子非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
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碑版亦有率卒應酬之

作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事無遇前人光彌當思所踐武且是集流播遠邇閩風興起其禪益更曷有涯哉乾隆乙亥年季秋　朱椿序

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二十八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黎氏另為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為一舊本失傳無從考正先生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肆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寗化雷公按部至闕搜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敎授王君執王於錢唐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及葉氏後人咸歎然出貲相佽未克竣工敎授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倘移為繡梓費用成厥功卽令板藏院中傳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為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啟口皆知於身心性命聞約然求其向方而不致猝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為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丐余為序爰述重鐫緣起以為多士勗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

乾隆乙亥仲冬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作十七卷誤遜學齋藏鈔本

同治辛未新刊本

宋葉適撰自敘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手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藁屬凡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已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生死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沉痼日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寀宓焉十月一日龍泉葉適直齋書錄解題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

進卷後六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
聽兵　（慈溪黃氏日抄）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
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
多而之任注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
勢至率縮而不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
言之士莫之能尙也然論治猶末善論已壞之證易而
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
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强始論必欲取幽
燕守闕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之一
隅更裂兩淮江南荊湖而援之人始論欲盡省養兵之
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
以贍兵食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瀉法密文
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顧欲
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溫州一郡爲準欲
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中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
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
六人鄉官及保甲督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
出納期會下至埜其茗籌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
訓可以永兒援民矣然今世官取斛而往往倍正斛是
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

世納官租之貲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為盡徒斷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斷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爭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貲其勞者乎鄉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蝱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斗面必且以譏察提督江湖乞丐之輩必且干勢要挾關書求為一司門求為廚口求為之催租官況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租者必且增而百況其私取何能預限官租之贏既倍之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屬不將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千里不頃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景定五年甲子

賢良進卷八卷季滄葦藏書目揅經室外集作四卷德清陸氏儀顧堂藏鈔本

宋葉適撰阮元揅經室外集賢良進卷四卷宋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撰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

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書志而適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菉竹堂書目經濟門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册卽此書也萬厯溫州府志載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稾六卷故黃震讀文集日抄於適正集外復著水心文集其篇目摘要與此卷脗合按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內尙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適此卷卽於其時所進蓋適抱匡時之用故初年論對卽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淸之陸九淵章頴呂祖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俊洵屬有心當世之士卽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橫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閉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皆學記言恩詆百家而篤信子華子推崇之以爲眞黃震亦辨其行官田不能無害則疵駁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新論文體至日抄推尊別集以爲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牽縮而不可爲閒闊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倚也

水心文粹

策場標準集　黎諒水心文集敍

宋葉適撰溫州經籍志二書蓋皆宋時所行水心文選本皆並未見標準則似書肆采別集中文編之以射利者又宋末李翼水吳思齊有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見宋景濂吳思齊傳季滄葦藏書目亦載水心文鈔二本注云宋鈔今亦未見傳本國朝湄安方棨如別有水心文鈔一十卷餘姚盧文弨敘相鄉葉艮球爲刻之有跋其書傳本甚夥今不著於錄

王誠叟文集萬厯府志

宋王綽撰

岷隱文集萬厯府志

宋戴溪撰

轉菴集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潘檉撰梅磵詩話水心先生序其詩集言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許文

得古人深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閤門舍
人　萬姓統譜潘檉平生喜爲詩下筆立成聲名藉甚
人莫能儔永嘉
言唐詩自檉始

周會卿文集　詩集　萬歷府志

宋周學古撰　葉適序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
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
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
居謝池坊宿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
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早失估收次不多
一斡之蘭芳香出林豈翁然桃李能限斷哉

覆瓿集　文集　水心

宋薛仲庚撰　葉適序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
而敏文過於流輩而已未渠怪也來姑蘇
尋門出老翁賦續通鑑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
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界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
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
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士風論則疑逾甚自爾

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閼或見他文必爲之慇懃歎息然猶子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誹然哉子長自讓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慕而以是刲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腧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曉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適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掛其藩也

山民集三卷 萬厤府志作天民集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俱無集名今從東甌詩集影宋鈔永嘉四靈詩本

宋徐照撰 溫州經籍志此本較顧氏南宋羣賢小集所刊芳蘭軒集多詩一百四十三首惟第三卷樂府末宋本尙有缺葉又周密絕妙好詞選靈暉詞三闋靈暉別無詞集疑亦編坿樂府之後又水心文集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詩云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僱買忽到雞林要倍難據此

是靈暉詩集其家有單刊本今則久無傳帙

芳蘭軒集一卷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五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顧脩南宋羣賢小集刊本述

宋徐照撰四庫全書總目照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嘗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獨稱照自號天民未知何據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蹞慘慄节首吟嘆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人不能道耳所以推獎之者甚至照集原本三卷此本祇一卷不知何人所併又從瀛奎律髓得詩六首東甌詩集得詩二首東甌續集得詩一首併爲補遺附之於後焉

徐璣集二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影宋鈔永嘉四靈詩本

宋徐璣撰溫州經籍志書錄解題載其集二卷余家所藏永嘉四靈詩本僅存上卷以校顧刻二薇

亭集得遺詩五十九篇又顧本有而此鈌者三十九
篇互相茵補共存詩一百六十三篇所佚葢不多矣

泉山詩稿一卷［東甌詩集］厲鶚宋詩紀事並作泉山集今
從［宋史藝文志］［雍正通志］［萬厤府志］別載
泉山集
三卷誤

宋徐璣撰

二薇亭集一卷［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四卷
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南宋羣賢小集］本

宋徐璣撰
［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
龍游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官
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四人者惟師秀嘗登科改仕
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佺亦謂二師秀皆歷居不仕
今觀此卷中璣有監造御茶五言古詩葢徐為主簿時又作
其贈趙師秀詩有有游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絕句又
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
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
亭集則未考未載或亦偶遺也厲鶚宋詩紀事載璣又
有泉山集今未之見或東甌詩集屬所載為泉山集中數

趙師秀集二卷（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趙師秀撰

天樂堂集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趙師秀撰

清苑齋詩集四卷（千頃堂書目 宋史藝文志補 並無集字 四庫全書總目 無詩字 今從宋元名家詩集本 南宋羣賢小集本 一卷與四庫同）

宋趙師秀撰（四庫全書總目）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專以鍊句為工而句法又以鍊字為要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今皆未見此本僅一卷而題曰清苑齋集未審為即天樂堂集之別名否屬鶚宋詩紀事稱秀有清苑齋集有天樂堂集分為二種而所錄皆此集之詩則鶚亦未見天樂堂集矣

古書散佚闕所不知可也

瓜廬詩一卷（東甌詩集作瓜廬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江湖羣賢小集本）

宋薛師石撰

趙汝回序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閒謂四靈君爲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與然上下數千年閒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而不爲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則其步趨瞽欬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真知幾之士哉景石名家子多讀書通入陣入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嚴築廬會昌湖西灌瓜貼樹夠醇擊鮮日爲文會論切闇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情真氣和應幾乎有道者而年五十一死矣死後人士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

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令詩又止是
乎嘉熙元年清明日　趙希邁序青門隱趣也隱而盧
焉趣成矣景石悟簡恬於羣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
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葢人品同所
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
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也猶生矣世固有項項之
音迭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猶其也乎此予於瓜盧編
加敬　劉植跋竊歎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
垂後而後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
所重者葢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
工部之忠恪愛君李太白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
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波羣書
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遜之辭舒性倩之正得
象外之趣酌綑尺之嚴想其人晋宋人也讀其詩止於
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捎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
日　王汝跋余蚤游東嘉於瓜盧君投分最密是集所
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俛仰遂成千
古悲哉然君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挑買如何則
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誦一
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

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
意極元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
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
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于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
泉涌龍湫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
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 曹幽題曰予讀四靈詩愛其
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
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盍
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
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為詩若
澹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
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
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為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
僅得幾篇旋鍛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
為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
有父風而出處異矣淳祐丙午夏至

蒲江詩稾

燭湖集 孫應時

宋盧祖皐撰 孫應時虞東嘉盧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涌山出見予於吳中不鄙定

交申之喜爲樂府余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卽大肆其力於詩居三年寄蕭江詩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之高下而衆芳之雜襲也麗然其秋若風霜之清高而山川之寥廓也瀉兮如幽人處士自足於塵垢之外儼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窮兮其思之深悠兮其味之長也盍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洞視古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慍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於余余固未嘗工碌而何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以止矣作詩正如飲酒酒所以食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坡所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爨力進之之於詩令之言不疑於相戻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弗慮

潛山集

浣川集

宋婁鑄撰

戴栩婁南伯墓誌銘南伯名鑄君旣卒有潛山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也君詩用元祐律雖繪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睨物表自爲開闔不失情性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

駢儷則君集中居大半剖製揉合理義黙貫然則君之文無猶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而湮泊以死也

浣川集十八卷[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萬厤府志作戴博士集四庫全書總目存十卷遜學齋藏鈔本]

宋戴栩撰[四庫全書總目浣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以名集也外間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次釐爲十卷栩與徐照徐璣翁卷趙紫芝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爲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爲工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至其文章法度則本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爲酷似]

漁屋集[江湖後集]

宋劉植撰植字成道安上曾孫[溫州經籍志劉成道號漁屋薛仲止嘗爲作漁

屋詩見雲泉詩其集宋以來久無傳帙永樂大典本江湖後集存詩二十四首王成叜薛瓜廬墓誌數永嘉之作唐詩者成道亦其一今存詩雖不多而清詞雋語猶足見四靈詩派

周子靜集　萬厤府志

宋周端朝撰

潛室文集　萬厤府志

宋陳埴撰

東閣吟稾　江湖後集本雍正通志萬厤府志乾隆縣志並作趙幾道詩集

宋趙汝迴撰　萬厤姓統譜趙汝迴名重一時苦吟興致高邁自成一家　溫州經籍志王成叜薛瓜盧墓誌銘以東閣為四靈派然其作瓜盧雲泉兩詩敘於四靈頗致不滿江湖後集所錄詩凡三十一篇其古詩九篇奇警清逸并復晚唐格調亦足徵其非專學四靈詩者也

盧柳南小簡一卷（百川書志遜學齋藏翠公小簡鈔本）

宋盧方春撰（四庫全書總目翠公小簡六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成化乙未徐傳序稱序蘇文忠方秋崖趙清曠盧柳南孫仲益五先生之所著〔溫州經籍志盧柳南小簡七十三首刻在嘉靖壬辰慎獨齋所刊翠公小簡第四卷皆瑣屑酬應書劄語多淺俗蓋宋元間書肆所編刻也後又附二十六首據原注本趙清曠小簡因其體似盧作遂移入此卷殊無確據疑亦書賈所爲矣）

開治堂集七十二卷（萬曆府志云亦曰居業集）

宋戴仔撰

柳塘集（萬曆府志）

宋潘希白撰（萬姓統譜潘希白登學詩於趙汝回既而與樂府駢儷俱著稱於時卜築柳塘一時文會名流咸集）

李宗禹雜稿（萬曆府志）

宋李君錫撰

雲泉詩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江湖羣賢小集本）

宋薛嵎撰（趙汝回序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爲崑體本朝有江西體江西起於變崑崑不足道也而江西以力勝少涵泳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律詩故唐詩最者世之病唐詩者謂其短近不過景物無一言及理此大不然詩有不托物而理未有出於物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觀三百篇大抵鳥獸草木之間不可以是皆也而人之於詩其心術之邪正志趣之高下氣習之學薄隨其所作無不是露如少陵之詩而得其爲忠太白之詩而得其爲豪郊島之詩寒苦而其器必陰韋白之蘊藉而其情必遠自然而然初非因想而生見者昔坡公論六家書謂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盱睢側媚之態非獨作字爲然雖文皆然也故作詩貴識體尤在養性不養性則無本不識體則無法永嘉自四靈爲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

之體畧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閭閻之氣各不能掩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其人蕭散之際自有繩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靜不求本於天性未易以矯揉學者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然必有是詩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淳祐己酉五月日 溫州經籍志雲泉詩凡詩二百七十餘篇其詩派出於四靈然在同時諸家獨爲後出故王松臺瓜廬墓誌末舉其名今集中所存詩多與宋飲冰劉荊山趙東閣潘漁莊諸人酬酢並永嘉勝流也

耕樂集 萬厯府志

宋薛嵎撰

清醒小稿 萬厯府志

宋薛嵎撰

北山稿 萬厯府志乾隆縣志作北山游集

宋王壇撰

峴窗浪語〔江湖後集〕

宋盛烈撰〔盛烈事蹟舊府縣志無攷惟江湖後集載其詩十六首爲永嘉人〕

飲冰集十四卷〔東甌詩集作飲冰詩集萬姓統譜作飲冰文集今從雍正通志〕

宋宋慶之撰〔萬姓統譜宋慶之學廣聞多文辭典贍有數百篇清新閑遠得風雅之趣〕

石室文集〔續文獻通考〕

宋林一龍撰

人齋存稿〔萬厤府志〕

宋胡一桂撰

和樵集〔東甌詩集作元人誤〕

宋謝儔伯撰東甌詩集儔伯字長文永嘉鶴陽人號階山

薛象峰詩集二卷元史藝文志作薛漢詩集元詩選作宗海集今從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

宋薛漢撰元詩選魯子翬誌其墓稱其詩律書楷嚴縝有法而慎愨不矜非雅交莫克知也

存稿萬曆府志

元宋目年撰

天隱集續文獻通考

元繆主一撰

寄情稿千頃堂書目元詩選三集元史藝文志作寄情集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並作寄亭集

元陳秀民撰溫州經籍志秀民嘗仕張氏遂居嘉興千頃堂書目以爲嘉興人非也寄情稾明以

來久無著錄然元詩選三集采其詩三十九首

又似從原集選錄者或天壤內尙有傳本也

獨叟集（雍正通志）

元曹睿撰（列朝詩集）睿字新民壯年游浙西詩文皆清新

茶薺齋集（雍正通志）（萬厯府志）

元高守奎撰

石渠集（千頃堂書目）（元詩選三集）作石渠居士集

元張天英撰（元詩選）天英遊浙西多居吳下與玉山主人相友善凡有所作必郵寄草堂玉山稱其放肆爲詩章尤善古樂府皆馳騁二李間自號石渠居士

素軒集一卷（元史藝文志）

元鄭洪撰（靜志居詩話）鄭君舉詩一卷曹侍郎古林藏本侍郎題是永嘉人而鮮于伯幾書趙子固水仙卷稱元貞二年正月同餘杭盛元臣三衢鄭君舉觀於困學齋初筵君舉乃三衢人然考周立初來鶴詩

有永嘉鄭洪君舉之作見鶴林類集則君舉為永嘉人無疑

寫懷存稿（千頃堂書目）

元劉清撰

潘正卿文集（萬厯府志）

元潘養頤撰

竹齋小稿（千頃堂書目）

明項昕撰（戴良抱一翁傳翁嘗辭章諧音律所著有竹齋小稿）

栗齋集（千頃堂書目東嘉先哲錄作栗齋文集萬厯府志作詩集）

明林溫撰（宋濂林伯恭詩集序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

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激植於下千態萬狀沈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參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以追於前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閒實寂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厥佐省憲二府正色育言百王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堅如烹狐兔則其所蓄之充足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濟學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閱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若形者豈非然耶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閒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竟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

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

夷齋集（千頃堂書目）

明林常撰常字伯肅溫弟兄弟俱以詩名仕本府教授

菜薖集（千頃堂書目）

明余堯臣撰（列朝詩集）余左司堯臣早以文學著客居會稽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桂里治圃結茅署曰菜薖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啟張羽爲北郭十友即所謂十才子也吳亡之後與楊基徐賁同被徵謫濠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

玉雪臺集（千頃堂書目）

明王份撰份字仲質事跡無攷

壺山行雲集（千頃堂書目雍正通志萬曆府志）

明劉南金撰

蓮塘集（千頃堂書目雍正通志萬曆府志乾隆縣志）

明王爾撰（爾自撰壙誌年二十執詩經登蒼巖先生蔣公文質之門棄去科舉文取歷代史及唐宋諸大家文讀之與鄉中諸老高公應文陳公叔晉孔公正夫陳公子上相與切磋所著文稾四十卷詩稾十卷見端安王氏錄本案爾舊志作淵誤）

靜菴集八卷（程敏政明文衡）

明黃性撰（楊士奇黃公神道碑銘公字思恭自幼穎悟讀書必尋究大義十五鄉長老試所業命賦新竹大見賞異閒居潛心載籍喜爲詩不事雕琢以理勝）

雪溪集（千頃堂書目）

明陳敏撰敏字允政居栢溪洪武丁卯舉人仕至山西行太僕寺少卿見黃介菴集

雲菴詩集 黃介菴集

明徐懷玉撰懷玉字文玉洪武庚午舉人仕至建寧府訓導

梅窗稿 黃介菴集

明金原祺撰原祺名祺以字行洪武癸酉舉人官教授陞紀善

愚莊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 國史經籍志

明潘文奎撰 萬姓統譜 文奎字景昭宣德初由左春坊司直郎陞府同知清慎寬厚有豈弟之德

其文章詞翰爲當時所重修國史
七秉文衡陞福建布政司參議

竹菴集（黃介菴集）

明吳亨撰

自怡集（黃介菴集）

明陳銓撰（黃淮愚菴處士陳公墓誌銘）銓字叔權愚菴
其叔號也從時鳴張先生學涉獵經史尤精
算數法暮年欲脫略塵累築別墅於泰
清鄉放情泉石閒適有所得形諸歌詠

黃文簡公介菴集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作十一卷今從
刻本翰林院儲明槧本（遜學齋
藏影明寫本）
並缺四卷

明黃淮撰（溫州經籍志）黃文簡介菴集首二卷爲退直
稿皆永樂間在都作卷三至七缺卷八至十
三爲歸田稿皆宣德六年乞休後作卷十四至十五爲
入覲稿則宣德壬子文簡父性卒賜葬詣闕謝時作王

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其間所作詩詞則別爲省愆集

省愆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遜志學齋藏明槧本

明黃淮撰

自敘惟我太宗文皇帝涖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眞簡儒臣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思與內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別焉永樂己丑車駕巡狩北京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若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屬目於而感於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遇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藁得詩賦詞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爲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令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

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
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乎昔見聞以鋪張朝廷
盛美或懷思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
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
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
之大畧工拙云乎哉是年九月朔日介菴居士黃淮序

歷陵楊士奇題曰讀吾友少保黃公永樂中所作省
愆詩集至於一再益幾於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
於往事焉初太宗皇帝將延北京召吏部尙書兼詹事
蹇義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
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居
守事重令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
翰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
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璽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
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
潛志奪嫡者日夜竊同閒際從而張虛駕妄以爲監國
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傾上聖明終不爲感然爲宮臣
者胥慄懍虒虩數見頌繫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
惟淮一滯十年葢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夫莫
之致而至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

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黃二公及予幸尚在去險
卽夷皆二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
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
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宣德癸丑四月溫州經籍志
此集皆文簡以永樂十二年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獄
中所作詩文卷爲賦二首及四言五言七言古詩長
短句五言律詩上下卷爲七言律詩排律五言六言七言
絕句而以詞二十四闋附焉陳敬宗作墓誌述此集止
云詩蓋擬舉
其多者耳

挂笏軒集書目〔千頃堂〕

明劉觀撰

劉編修文集〔黃介卷集〕

明劉現撰　黃淮後序右詩文集凡若干卷余友劉君朝
紳所撰也朝紳卒之又明年其伯氏朝縉來朝
典京闈文衡旣竣事謁余官舍因出詩集徵余序余童
卝時與靖安教諭徐君叔鉉暨朝紳相繼入邑庠爲弟

子員年均而志同氣合而情篤朝夕聚處未嘗違離披
經閱史交相問難必求至當每一文之成轉相傳誦是
是非非具道其實切磋琢磨之益固不少矣閉於燈窗
論及出處大節朝紳昌言曰他日宦遊四方苟得同官
同事誠爲至幸蓋不敢必也未幾叔鉉由鄉貢除教職
余亦竊稱於朝遐想朝紳之言慨然與歎洪武庚辰春
策賜大下士子余忝充彌封官朝紳對策合格除翰林
編修余亦以是年轉翰林待書獲遂疇昔之願然所悵
者叔銓先巳物故不得與此樂耳余不自撥竊與朝紳
相期以遠大事業敦謂朝紳嬰疾而歸遂成永訣令所
存耆徒託空言而巳艮可悲夫雖然人生世間窮通壽
天各有定分沒而無聞雖壽何益沒而不朽雖天亦壽
顏淵非不夭也百世之下五尺童子皆知亞聖買誼非
不天也雄詞大篇照暎千古讀者莫不敬慕益顏以德
行稱買以文章著所存雖有不同而其播遺芳揚令譽
於後世者未始有與也朝紳天資純篤操履端方德之
所蘊固厚矣乃父貢禹先生嘗爲郡學訓導將於理而
長於文朝縮循循雅飭兄紹文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
朝紳積之久資之深發之於述作若金之在銘隨範而
成器水之赴瑩沛然莫之能欒嗚呼朝紳之德行文章

兼優而並美若此何忠泯滅無聞乎昔歐陽公序其友蘇子美之文曰斯文金玉也其見遺於當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者若吾鄉紳之文豈徒金玉云乎哉然其功業未著賫志以没是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爲亦復何憾九原有知必以余言爲然

雲露集（千頃堂書目）（慎江文徵）

明劉現撰（自序）聖人之言本諸道者也故六經傳之萬世而無弊下此雖以子雲之多才博識而覆瓿之譏不免焉然則後世徒屢精於筆墨蹊者無益也此集不可作也以吾之得於心也必慎而弗矜其形於辭也若流而不塞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有一言之幾於道亦君子之所不棄也故書以竢之　温州經籍志李象坤刻菴集書劉愛發所鐫報國錄之後謂雲露集爲編修兄觀與楊文貞士奇金文靖幼孜共哀梓盡別去觚棱之作蓋已非全槀

緗窩集（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

明劉觀撰觀字顒叟事跡無攷疑劉編修現昆弟行也

棄攬集（乾隆府志）

明曹介撰介字子直洪武中監察御史善詩文亦見瑞安志

樗菴集（乾隆縣志）

明潘畿撰畿字民止洪武歲貢官至檢討

蘇菴集（千頃堂書目東甌詩存作蘇闇存稿萬厤府志作梅昌年集）

明梅顒撰東甌詩存錄詩二十首蓋曾近堂猶見其書也

槐陰集（千頃堂書目慎江文徵）

明王毓撰

金原禊序

詩者志之所發也故曰詩言志志有不同而辭亦隨之通顯之人其辭後困厄之人其辭抑隱逸之人其辭適曠達之人其辭放皆所以據其志也永嘉之俗昔稱鄒魯比染胡元遺習華宗巨族率上氣勢豪侠觀行誼文學左甚惟處士王尹成氏拔於流俗讀書學古樂與賢士君子游好楊權古今人物得失尤善於詩歌不事險濬不求奇巧惟心所適矢口成章而與致高遠可謂隱逸曠達之辭矣即其存稿自題曰槐陰集屬予序予託交於處士稔其行仗義疏財能周人急倜儻軒銘素以豪傑自命而著作翩翩情溺湧發又能為其隱居之樂信為一世之高士也巳槐陰名集王之業其將與魏而俱萌哉處士名毓號樵雲尹成其字也世居永嘉之英橋里 王叔果書後先四世祖樵雲翁著詩三百餘篇樂府二十六關蔚然成家先正章恭毅公校而序之族廬蔓竹公刻置家墊歲久散亡過半比族子如拜出示家所藏舊本果喜不自勝隨命兒輩校錄重刻以示子姓夫翁當草昧之餘幹蠱貽燕日不暇給嚴奇興林泉研精翰墨即其感遇紀述不惟想見祿度曠夷志議軒卓而生乎履歷因可攏徵後之人誦其詩論其世仁孝之心不油然生哉槐陰

名集翁託意微遠樹德發硎闢先有自斌斌藝文又其緒餘焉爾矣〔湯志稾叢叔果作家傳稱樵雲翁善詩歌所著有槐陰集蛙鳴鼓吹尚書章恭毅公序之梓藏家藏蛙鳴鼓吹當即叔果書後所云樂府二十六闋之集名也叔果得舊本重刻即附刻槐陰集之後故蛙鳴鼓吹之名不別標目今從之〕

節菴詩集〔萬曆府志〕

明王宏撰

筠軒詩集〔萬曆府志〕

明王鏻撰鏻時代事蹟並無攷

燕石稿〔千頃堂書目萬曆府志燕作蕉〕

明方祖安撰祖安永樂辛卯舉人任刑科給事中

藏山名世集〔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作藏名山詩集誤〕

明方以正撰

錦舟集〔千頃堂書目〕

明戴時雨撰時雨字伯時號錦舟由舉人任崇仁訓導

陳光言集〔千頃堂書目〕

明陳銓撰銓字光言進士授知縣

遜志集〔千頃堂書目〕

明林補撰

畏庵集十卷〔明史藝文志作周旋文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雍正通志〕並作二卷〔乾隆縣志〕作四十卷成化壬寅劉遜刊本

明周旋撰〔樂清章綸序〕故翰林侍講兼春坊左中允嘉周先生旋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廷對策

一卷建言時事一卷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錄成集
命工鋟梓以傳於後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繆來求予
序於乎文豈易言哉文之精者所以足言詩又文之
精者所以言志皆所謂載道之器出乎心而本乎道足
以闢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爲知道之言而垂
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易書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
詩論孟庸學之書莫非聖賢心智神明妙契斯道故發
而爲言皆天經地義經天緯地之文亘萬古而不磨與
天地四時日月相爲悠久以道鳴者也下至屈宋之騷
賈董之策遷固彪曄之史班左張揚之賦蘇陶謝李杜
元白歐蘇曾黃虞楊范揭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
胡姚袁程馬劉蘇宋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
能盡畢益皆大家名公文章正宗之於天下後世皆寓
乎道而鳴者謦如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流峙於海內
爲四方于哉之望卓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關閩伊洛周
程溫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魯鄒洙泗之絕統直與孔曾
思孟性理之學相爲表襄以道鳴於天下後世又并漢
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爲詩文
者多矣若吾溫郡有王景山周行已劉安節宋之才許
景衡葉味道章仕堯史伯璿諸先生皆得伊洛之學以

道而鄭諸文戴述張煇張闡陳鵬飛王十朋徐履朮待問辟叔似蔡幼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表黃淮諸先生皆得學術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令繼黃之後則周旋先生免先生字中規自少遊郡庠篤志於學登名淵闈甲榜禮部廷對第一益得乎道而發爲文者初授翰林修撰歷侍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宮廷出入禁掖或承詔出使或承恩省綮以及宴會餞送遊觀贈別皆形之咏歌製爲序記等文悉皆典雅閑談適情遺興如行雲流水不假雕塚而足以膽炙人口矜式後學益皆出乎道而無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故爲之序成化壬寅春二月　要成劉遜序永嘉周先生旋字中規明書經登正統改元進士第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博覽百家銳志史業尤工於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辭理純雅不事浮夸自題曰畏菴集益畏菴其別號也景泰爾極言時政多所建明旣而以疾卒於官天下人皆以爵位未隆而所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也成化庚子遜奉命來官得閱是集玩辭探志喜慰實深將欲板行然以其不出親書未免魚魯之謬而弗敢全錄也閱因抽其不謬者類爲十卷請少宗伯致政樂清章公序其首貢工鋟梓以傳於世餘還諸乃子藏之以侯後來

將復有爲之校正而全錄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所
寓也德言既傳於後世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庶乎可盡
施矣彼爵位之在天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足爲先
生惜哉借題於末簡以爲有識者道云後二年癸卯秋
七月丁酉　周應期後序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
卷前介尹安成劉公簡而刻矣然三存一鄉先生章恭
穀公爲叙其首凡天人之奏對宮陛之獻納親友之贈
貽觀覽之哦咏具在矣應期爲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
賜草秀才詩私心津津竊鄉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
有暇輒命讀公廷對及時務諸策沈思三復若有所得
然於他什概末遑也己未之役徵公靈幸售南宮奉使
歸省乃始開函拂蘦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豫
修詞之本主敬盡聖學之源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
中於事家移移乎質有其章而非藻繪聲帆爲貴者手
澤癈然陟降不違矣惟是篇章善泐謬鴻乙而多疑錢
梓弗工辨豕魚而悉舛是用親爲雠較授之副墨購員
梓再刻焉凡卷帙序次悉依其舊不能訪求遺佚有所
埤益祇釐葺其斷悞而已嗚呼右軍墨妙用開智永之
書必簡詩工大啟少陵之咏應期謗陋深用恧焉顧吾
祖吾父垂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窮者烏可無述敬

書之末簡以
志不忘耳

過庭集（邵維連逵觀樓集華萼樓集）集作草

明周順德撰順德號恕菴旋弟博洽能詩

佝志翁稿（千頃堂書目）

明葉挺撰

萬山稿（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稿作集

明謝暹撰暹由舉人官教諭

定菴集（千頃堂書目）

明林顒撰顒天順歲貢官教諭

效顰集（千頃堂書目）

明王鏊撰鏊舊志作由字秉璠號夢竹官陰陽正術

鑑湖集（萬曆府志）

明黃璧撰璧字蘊圭號鑑湖事蹟無攷蓋文簡從孫也

菊泉稿（萬曆府志）

明徐守臣撰守臣由舉人任學正

芝山稿（千頃堂書目）

明黃祿撰祿號芝山任學正

松月軒集（乾隆府志）

明黃鍾撰

甌濱集（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

游江心寺詩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

太師張文忠公集十九卷（萬曆府志作羅山文集今從明刊本四庫全書總目文瑞樓書目作十八卷誤遜學齋藏明刊本道光辛丑永嘉張氏刊文集六卷本）

明張孚敬撰（京山李維楨序）國家諡法以文爲首其義凡十有一初末嘗重辭章郎翰院諸公不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輔世長民自有本末洪武初罷丞相不設用翰院史館備顧問或爲殿閣學士歲久積資游登三孤入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真相而相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諡矣世宗踐祚永嘉張文忠公以留曹郎言大禮稱上意向後言聽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寵沒而贈卹非諸臣所敢望不佞讀其遺集而知公之諡文有以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以致太平郁郁斌斌

天地之精蘊至是煥發昌熾故號文公去周千餘年而世宗朝自郊上宗廟文祖文考先聖先賢親耕親蠶造士取士大者兵戎祭祀小者冠服品式革今之陋行古之道比迹成周而率自公賛之公之所以為文也拔其集燦然具矣嘗考謚文之義所云經天緯地脩治班制二者惟世宗足以當之公實咸有一德至今言者謂相不宜專用翰院翰院不宜專謚文必以公為臣鵠焉然謚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差取於勤學好問者一百三十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信接禮者六人施而中禮者一人若家戶所有耳惟劉文成為脩治班制王文節徐文貞為道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新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文奏議十九他著作不及十一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雕蟲小技所可絜較短長哉纔公而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謚文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為衆所側目隍阢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江陵設而遷禰謚追奪家見籍近日商北相公始行其遺文為之序而後進亦有訟言其功者人情薄公論晦較熹靖時懸殊要之兩文忠易地則皆然也余友周君穉昌分部東興表章先哲行公全集屬楨序楨三

復之公所爲文其援引討論審諦今古也其是非利害
究徹終始也其數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覆辨難意
氣勃發也其拘執堅定怨誘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日
語卽謚文之義於公殊覺未盡僭父管中竊豹才見一
斑安能以序爲公重聊致嚮慕感歎之私云爾　溫陵
邱應和序張文忠公當肅皇帝朝以言禧稱上意六年
而首端撰遇合甚奇恩龍甚渥勳猷爛然去今七十餘
載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錫之初論對錄列宸章
睿藻於前附公條答於後一論一對如相廣載次奏對
錄則自上首疏封事不復列聖諭矣并及其平日應酬
贈送序記諸篇今總爲一書數奏之文仍前奏對而稍
增補詩與文特始加詳有奉勅譔者有恭和御製者洋
洋纚纚靡不備載概公生平撰著盡在是矣屬不佞敘
之不佞莊誦諭奏二錄諸所以序公備矣或以公爲言
禮驟貴或以爲非盡蘇言禮貴或奇其拔合之易或稱
其不避是非之難或以公爲能不失相之柄又或著其
相才之高相業之盛令不佞搦管揚言何能有加然諸
序中直後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絺章繪句繡飾聲悅
者經生之文也黼□□□□□□□者宰相之文也經
緯天地炳蔚帝王者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臣下

同宰相之文不與經生同而公之所爲文又不與他相同凡公所遭逢之事非朝家恒有之事也故公所撰著之文非文章家恒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儒負經綸述作之才立朝之章疏名山之副藏鉅篇短裁集而成帙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書追秦擬漢孕宋苞唐綱羅雖富組織雖工不過勒成一家蘄以不朽自命非必盡闕乎朝廷國家之故子大夫竭忠攄惻感時憤事如賈太傅之策晁太常之論陸宣公之議蘇文忠之策略策別能於廟謨國是有裨或以條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欲詢其言或用或不用或聽或不聽皆積日夜熟思預擬而成之而後以効之上非能取奏於咄嗟俄頃間上驟問而下猝應也夫主臣相歆召見面議上世有之至勤天子之筆札連章累牘反覆諭對御書之下逮讜論之上陳稱罰字別號而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闕惟公之身履之亦惟公集中見之他文章家曾有是否公初登用於正德之季時年已五十矣肅皇帝以茂齡繇藩邸入登寶位繼嗣繼統之議未定新士向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刊定之成禮以膠父子兄弟之輒主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關三事大夫之口天子詢之

自是遂後冊公爰立之命出於帝賓外不繇廷臣之推內不緣中涓之口爲中興置相第一盛事故凡上欲有所爲而未就或有所疑而未決輒下手札非時遣小黃門齋以問公立索間奏而公援筆臨應如議農靈議郊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師廟號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豐約必俟公商確而後定而公遂發舒其所爲文如此也仲尼序列古帝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之聖人而歸之如天之堯盛稱其文爲煥豈他聖人盡皆無文哉君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也堯之文思開天闢地敬授人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者乃在於禪受揖遜之交通父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臣之正局成勳華之協首開萬古文明之祕故仲尼煥而天之肅皇帝以天之文爲文公以肅皇帝之文爲文大位公若禪受不以世及拘也溫旨藹若都俞不以簾陛偏也國統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化洽禮備而業和天地官而百昌序此文之至也夫惟有王者之興然後有名世之從能議非常之禮而煥末有之文漢文帝新自代入周繹俟爲相重厚少文問之鏤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洛陽生通逢國體文能應之而年少喜事不中機宜卒莫能移謙讓不追之志其言後亦卒驗直至再世而後

行此猶經生之文耳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
樂不與謙讓者媲公通達遠過洛陽而遭時遴會勝之
功名著於當身文釆表於後世真所謂宰相之文哉如
其證今歸故挾藻摛辭則文家之牘技耳非所以盡公
也萬屏乙卯季春　劉康社後序張文忠公舊有論對
錄離臺楚楊公選刻之爲奏對稿公詩文稿至多未入
梓寘勅建貞義書院中囊島夷內訌燬於兵燹矣公孫
太守公出入中外苦心揩抬得其餘賸蠹爲十一卷附
之奏議而公集稱全於是社也受讀卒業歎曰嗚呼大
塊之載河嶽太極之載大塊皆氣爲之也坳堂消摘芥
舟已膠氣不屬矣故士起巃畝卒受朝奇或授之百室
之聚而眩沓震掉不知所以栽之或遂肩宇宙補天地
知其所素習然氣之纖巨異也公東南數千里孤生華
顛帖括當大禮議起與公異論者或挾泰山之重以壓
公卯公旦夕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
比其結主知當爰立數載之閒穹爵極貴屈旃夏之尊
講布衣之好時師時友俯在廷之耆宿而据其上不自
知崇也清累代腹股之蠹收先朝倒授之柄百廢振百
利興令嚴廊海宇熙然整然還高皇帝法之源敬皇
帝雍阜之盛不自知功也位震主功蓋世而靡卓錐之

士把握之珍足用遺子孫者而不自知高也盍公魁壘俊傑之氣浩然獨秉受之天者正矣率其心所謂是理所謂可奮然孤往不沮不疑而又將之以深識證之以與學故其措之辭者凡禮樂兵刑國是朝典他人窮年濡首而不白偏工獨詣而不至者公犇語之旁該之其洞窾達緊如彊敏家督而譚其家之有無多寡也其應機合節如人舉其手為其身而痒搔痛搦所向如意忽乃其詞氣直達精懇腕有餘力舌有餘津尤宋人所稱玩其語致足折衝萬里者公浩然之氣一吐於此此其推罽羣咳結契一人粉無前之勛爲救時之相者矣竊嘗謁公之俊往偉傑書斷大事禔身貞潔不爲私圖似寇萊公而其不屑屑矜細行避物議亦如之論事之文情發許辭似李伯紀然萊公不學少文不足自表見於後伯紀文似公矣而所遴非雄主齋其志於千載之下公之材品秉有兩公其遇合勛伐則十萊公而百伯紀也公文正大春容覩之奏議魯衛之政詩抗勁宏亮得杜陵之槊骨斡巉然大約偉挺自立不爲諫詞僞體諮人耳目雖非公之所自見重與後來之所以重公然公魁偉壘傑之氣不與其身往而與其文留者此其神情語笑之姿矣或乃謂公前之議毗人主親親之心爲易

合後之功受人主特達之知爲易建是又大謬不然夫
昭聖挾數十年母后之重手絜大寶授之六尺之孤佐
之論者又先代蓍蔡之臣盈廷高名之士公能必幼主
之奮然敢行其志乎能無紓意授受之恩而少屈莫解
之念乎能無懷丙莫解而稍需壯益明習而後伸其獨
乎即稱窮公之身不已血異論者之吻乎而謂公逆探
其必勝而取其提得也夫君猶天也和風震霆其來莫
測勛之爲仇爲郭轉之爲夏爲嚴不朝受肺肝夕碎腰
脅哉自非公之率心任理獨往不疑而其無私之氣正
大之詞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無言不酬有爲必
效也故公之品爲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爲必傳之業噫
當斯時也而有如公之人讀公之書處公之地其猶庶
幾也夫萬麻戊午中秋日 孫汝紀奏疏跋先太師奏
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歲久德滅屢欲重梓以力繙
未退也頃離臺弱水楊公按部東顧乃索全豪手自校
選極其精綴螢爲十卷附以雜文二卷邑侯盦字莊公
力任剏勵題日選張文忠公奏對稿其中如郊祇議復
於諭對錄內選出先太師建議後奉答御札論酏享從
祀榮服諸醴刻之在前及孔子祀典議不錄全章儻未
使觀覽耳汝紀載閱諭對錄及未刻稿內有關國家大

附者增補之仍附先　太師遺疏及先大夫繳御札謝卹
典請諡葬詳疏於後〔文稿跋〕先太師所撰禮記章
句及諸文稿俱未授梓舊藏於瑤溪勑建貞義書院之
御書樓先大夫弱冠之官尚寶以左右諫臣獲譴權相
左遷一日肅皇帝特問張少師子安在遂得量移太僕
南北驅馳之暇因先以禮記章句付梓諸文稿未及枝
刻越嘉靖戊午樓燬於倭稿亦燬燼庚申之歲先大夫
亦棄養宦邸萬曆癸未汝紀筮仕京師於諸公署碑
記暨諸刻中錄得奉勑謝恩諸撰追于告侍養歸里命
子姪國瑞輩徧於親族中求索十餘年僅得九十餘篇
蓋先太師生平深於經學故其所論著皆軍國大議宗
社至計足以扶植綱常而維挽世道至若藻帨辭華之
文非所屑也故亦不甚存錄然汝紀竊思先世手澤日
就散逸乃不辭攟采之勤聊備全集云萬曆戊午仲春
朔　〔四庫全書總目〕是集凡奏疏八卷詩稾四卷續稾
一卷文稾六卷孚敬以議禮得君故其著述強半皆考
禮之詞不惟議興獻王禮而且議郊祀禮孔廟禮不惟
撰明倫大典而且撰禮記章句自謂有明一主持禮教
之人其間所論未必百無一當然穿鑿附會以遷就時
局者比比然也
〔溫州經籍志〕張文忠集奏議自大禮

諸疏外若救張延齡議大同兵變諸疏皆關涉當時大政足與史傳互證也〔案〕是集別有裔孫一慎刊本卽以全集內文稿六卷錄出單刊後附葩經全旨三十章乃以駢儷之文檃括詩經篇名者其眞僞益不可攷

張文忠詩集三卷〔國史經籍志〕作文忠集〔明史藝文志〕作張孚敬詩集〔雍正通志〕〔乾隆縣志〕並作蘿峯集〔乾隆府志〕作羅峯集今從〔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按〕天一閣書目載羅山詩稾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疑卽此書今張文忠集所編詩稾較多一卷又有續一卷皆汝紀等所增輯又梁章鉅浪跡續談載羅山全集內羅峯詩存八卷不知何人編本不復分著

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梁章鉅浪跡續談〕

明張孚敬撰〔浪跡續談〕余家有靈峰山巢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子目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四卷

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論對錄三十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及至溫州訪之無一存者

杜詩訓解二卷〔千頃堂書目詩作律今從本集湏跡續談作六卷〕

明張孚敬撰　進杜詩訓解疏臣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後其存忠臣愛國之心者惟唐杜甫之詩而甫之尤精者惟七言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內註家多失其意思不自揣畧爲訓解近托梓刻以便抄謄茲敢裝潢成冊進或備萬幾之暇垂覽〔自序〕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進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妄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爲詩句中字字中藏意者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於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斯信矣是思竊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發歛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自有羅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蓋有不得不爲少陵辯者學者肯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　再議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爲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哉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愚覺舊釋過贅遂大削之能者觀焉則又不

如畫
削也

寶綸樓和御製詩四卷（浪跡續談）

明張孚敬撰

雪坡集（半山藏稾）

明葉幼學撰明史選舉志嘉靖中永嘉儒士葉幼學以
薦授翰林院待詔（王叔杲序雪坡葉先生博學好古隱
居授徒用薦辟起家爲翰林院待詔
以纂修功晉侍書尋引年乞歸其遭遇誠奇矣余與先
生同里閈髫年即先生名私心竊慕之顧未獲搦几杖
聆謦欬也頃就先生季子思舜得先生所著雪堂訓義
及詩文存稿讀之則憬然興思曰先生所造詣所蘊負
恢奇有若茲者其遭遇豈偶然哉蓋先生邃於經學旁
通百家究極精微而歸於實際故其發爲詩文力追作
者如布帛菽粟咀之有味服之無斁賤物理而關世風
茲其大者論之見弼贊之猷焉見出處之經焉見交際

之恪焉見規儆之切焉見經濟之畧焉見素履之貞焉文與道俱學由心得非徒藻繪爲工勦襲爲富㵼焉隨世而誇詡者矣宰薦明經制稱博雅曠遭稽古之榮不負求志之學庶幾古君子之流亞歟余三復遺編重有感於先生始終之際而欲致夫名實之核漫綴鄙言庶幾後世有知子雲者

九斗山人集（千頃堂書目）

明葉聰撰

兩京挹勝稾（厥乘補乾隆府志無兩京二字）

明葉聰撰

日鈔稾（厥乘補）

明葉聰撰

文江集（千頃堂書目）

明王激撰門人吉水羅洪先編項喬書後文江集者喬同年羅達夫集予師王

子揚先生令文江時所作也先生舉業足以早發甲科
而晚方登第詞章足以晉儲翰苑而出令外邑其才行
足以穩步天衢而其時以爲舅氏張羅山在內閣且先生
體貌端莊似負氣岸又疾惡過嚴不相加厚者類以其
入銓曹陟祭酒似藉羅翁之得之者喬不暇別論姑以其
令文江徵之斯集者槩觀之其爲政能鋤强擊暴而吏
畏民懷能剸劇理繁而風清弊絕能篤好古道而不妨
時務能脩舉廢墜而不蠹民財能不避嫌疑而無玷名
節能不急科督而不綴國征能不逞聲色而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說三歲之閒率多鳴琴談道以叟白日故其
漫興巧思所至逸發不覺其文之成集者如此閒讀一
二詩詞清飄雅逸似絕無纖毫煙火塵埃之氣想之若
仙風道骨者嗚呼此其人豈可使久在人下者哉桂見
山閣老識其賢薦而進之而羅翁素知所畏敬亦樂與
相親及其入朝於羅翁商榷國事言不易發發必中機
宜而多有調和夾正之力人不之知先生亦不以示人
也喬與羅翁猶子今令東鄉張純者俱從先生游獨知
先生有益於羅山而功名才行一時或反爲羅山勢位

所蔽蓋是則可慨耳然先生素有希聖之志又得與陽明高弟徐公曰仁朱公守忠蔡公希顏高公汝白應公邦升及與王定齋許杞山諸公素相友善切磨宜其翊諸中而彪諸外自有不可掩之實也先生同年東沙張公惟靜極見器重於先生先生逝且久而東沙歷顯仕常寄聲其子太學生王叔懋盡取先生諸作欲梓之以傳而屢索不獲喬過文江恐此集亦或易於埋沒也因取其板至廣東欲載之以歸時掌吉水縣節推劉先生脩已亦珍重人物而雅好詩文者謂先生遺愛在人者日深不若留之使吏民永見甘棠也因刷百餘本而還之姑書此於卷末以見先生文之有本也如此若文之品格與觀文而有得與否則先達夫兄已道之矣尋豈能復贊一辭哉遠夫乃先生場屋所取士亦足以見先生具目云

溫州經籍志是集蓋祭酒令吉水時所作其書未見傳本今鶴山集所存文在吉水作者居其半詩雖多不著年月然可致者亦十餘首蓋其子叔懋編錄時此冊已全收入矣

鶴山詩文二卷（千頃堂書目東甌詩存作鶴山集永嘉王氏家藏鈔本遜學齋藏傳鈔本）

明王激撰

鶴州張時徹序鶴山先生者永嘉王子揚氏
也少負奇質於書無所不讀方頭未角也而
騁鶩藝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
發解有司已乃五紬春官衆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
士諸閣部元僚以至後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
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
所以來乎激平生無汎交若殷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
汝白應邪升則所嘗與出胏胏者也自餘益指不多屈
矣今衆中望見吾子非碌碌者特來定交耳余遜謝不
敢當自是數相過從冀所未至而恤其私卽雷陳不曾
也而公乃出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子有窶困
奈何則爲貸金於潘亨甫氏以佐炊貸又盡捐衣服器
用畀之曰爲不足君所非以相溷也已余守南禮曹數
以尺牘相勞苦且曰潘金巳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
高等擢天官郎欲引與俱北余固謝非願輒復推轂爲
江西提學副使余恃盛年勁氣銳於舉職曠多所批縮
遂以爲妬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鍾者無
緩節騐千里者無恙行亦行子之志而已已余蹶而復
奮期以不負知已而公遂不祿矣嗚呼罕生逝而國子
悲鍾期死而牙絃絶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

稱於識世務叔談三立爲不朽公之偉義曠度既不得長坐範世而玄言彌撰猶往往流於人間輯而傳之非吾儕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於令子叔懋披誦久之益存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爲白衣而所與游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後豈易哉暨其解褐涉膴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寵成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爲芻狗以生死爲幻化以富貴爲牢籠以山林爲樂園彼岸先登繇塵不染視彼娓娓名利據腐鼠以嚇鳳工舐痔而多車者何如哉公嘗自言曰鶴山之勝煙霞在戶松栝流蔭於尊前鶯燕弄聲於几上槩花雜卉四時不歇游斯息斯可以志老每下第歸則倒槖中金買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翁未之見也輒曰吾兒又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體物陳方紓旨通意非刻腎雕腸與騷墨長雄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

瑞峯集（千頃堂書目）（乾隆縣志）題葉適誤

明葉式撰（溫州經籍志）（國史經籍志）有葉石瑞峯稿一卷石式音近疑即瑞峯集也

甌東私錄十卷（瑞安項氏藏明刊本 遜學齋鈔本）

明項喬撰（自叙）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固學者不能無也予學未能文然見能文者必讓之間有見其或減換字樣口聱牙使人不能句或談天雕龍弄花鳥於義理無所當或千篇一律惟依樣而畫胡蘆或一篇一套惟專事輪轅之飾則又不敢以爲是也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凡有撰述惟求達自家意志而已若以規格繩之則舛錯多矣又不自見而必錄之則以內有一二得意處亦或可訓兒曹焉耳初在潭甬上杭已刻過半今續刻於五羊官署篇章多寡不倫卷帙先後互異如雜著一篇則尤敝帚而千金者總其目三百六十三條難以釘成一卷即欲以類相從分爲上下則舊刻業已成矣故不得已分爲內外篇其外篇附之八卷家訓之後以八卷篇數頗少與諸卷不同乃附之非以其中事理真有內外之別也且所著旋悟旋書原無倫次甚不當予心若類附而改梓之則在兒曹而已初刻窗友張滄江純校正於蘇常聯疑之時續刻校正於張君天叙傳君陽明林君章三教論而袁君天叙規正處良多不直魚魯家亥之更定而已此

皆不可以不書者因並記其原於錄後云嘉靖辛亥秋
七月　甯海王衷序恒言不出戶而知天下者非載籍
奚以哉蓋道以經明事由史著子書昌而道始析稗官
繇而事炎疑是故太玄假易以成體中說準經以遺辭
於道弗尊而未叶也然時好蓋淺而僭讒探矣後世乃
有援佛以脂儒者詛不出於壘屋下耶左氏國語可焉
傳志風世史之良也而浮夸謗略之妒已不崇唐宋諸
賢之吻魏蜀二史亦一代之成書而孰稽孰謗復不能
遁乎于藏嘖嘖之煩嗣是叢譏漫語顧欲擅瑜瑕於由
筆誣斯人而誤後世豈不深可慨耶故曰立言而朽君
子不由也予曉得既東先生所書私錄者肆閱其全而
感焉固以贊其遂於學綠於才精於藏而貫於理矣夫
錄卷凡十而羣裁悉焉文之昭立闡祕廣博而典則以
協著述之規者宗乎經也文之經經緯史窮辭極辨而
不詭於聖人以求性理之流者原乎道也爻之瑋麗而
流暢以播韻語之芳者薄乎推也建白文告宣上達下
植良而茇旣以竑治理之蹟者綜乎政也夫聖之帝作
明之謂述錄具見焉先生蓋由睿而郡而藩而臬由兩
義而闔而廣而循於湖湘歟歷且十餘年中遺左次再
阽危構色不備志彌勵而業愈工介石之節其可擬耶

夫文章乃匡濟之器藩臬爲鼎鉉之階而德義則極人倫之表也其運樞開泰樹勳伐於海宇即吾人不爲徒學爾嘉靖辛亥臘月　溫州經籍志甌東私錄初刻本十卷第一卷至三卷爲詩文第四卷至八卷爲襍箸筆記第九卷十卷爲歷官公牘蓋甌東爲福建按察僉事時刻文集四冊於漳州題曰甌東稾略後遷廣東參政又於廣州補刻成十卷乃彙爲此本後又別刻私錄六卷於南雄則專編講學之語其詩文別爲文錄公牘別爲政錄今惟私錄六卷尚有流傳文錄政錄則並未見

甌東文錄（千頃堂書目）

明項喬撰

樗散稿（千頃堂書目東甌詩存稿作集）

明王澈撰

元峯集（千頃堂書目）

明林謙撰謙正德歲貢官府經歷千頃堂書目誤作陳謙